

# 伊里亞斯的規範理論

呂愛華

德國哥廷根(Göttingen)大學社會學博士研究生

**摘要** 所謂理性，伊里亞斯認為它是一種掌握外在事物的能力，意指對外在客觀情境的了解和有效的處理能力。如何既能掌握客觀情境，又能找出有效的處理方式，伊里亞斯認為人類的表達“本能”的欲望、情緒爆發後的“攻擊欲”與“肢體暴力”，在西方中古時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透過歷史的考察，他發現這些常常被看成非理性與不好的因素，在歷史發展裏的人與人的互動之下，心理發生與社會發生交錯影響下，逐漸形成“理性化”的過程，推動了制約人心的規範性準則的發展。換句話說，這些社會規範的形成，不是先驗的好與善的道德命題使然，而是人們在歷史經驗世界裏摸索出來的。

## 一 前言

人類的行為，尤其是一些發洩心理情緒的行為，譬如紓解“本能中心”的能量，或者由於“攻擊欲”的本能引發的“肢體暴力”，通常被定義為非理性的行為。而且我們也會給非理性的行為一些價值判斷，認為它可能不是善的、好的行為，不合於規範，不可能作為指導人類行為的準則。

甚麼是善的、合於規範的行為？甚麼樣的行為可以作為指導人類行為的準則？在規範性的思考方式裏，我們的腦海裏很容易先預定了一些影像，給甚麼叫理性 (Rationalität)，把合於



規範的、合於善的、合於美的，通通劃在理性的定義裏。而“肢體暴力”、“攻擊欲”等因為是屬於非理性的情緒行為，當然是非理性的，也不可能作為指導人類行為的準則。

在這樣一個規範性的思考方式裏，理性與非理性的定義限制，常常讓我們忽略掉很多具規範性的行為，它不一定合乎善的、美的、好的等規範性的意義，但它同樣具有規範性和準則性，而且這種規範性還規範了一個人如何認識世界、如何認識他人；或者成為一個人面對世界、面對他人的準則。也就是說理性化 (Rationalisierung) 不一定必須在這樣一個具規範性思考的限制中才能發展出來。

關於這種具規範性和準則性的理性化意義，伊里亞斯 (Norbert Elias, 1897–1990) 摆脫了傳統對理性的解釋，必須是善的、美的、好的；他提出另外一種具規範性的準則，它也是在理性的過程發展出來的。這種討論理性化的過程，是透過實證發掘出來的，發現它是在人與人的互動之下、心理情緒的影響下演變出來的。

所謂理性，伊里亞斯認為它是一種掌握外在事物的能力，意指對外在客觀情境的了解和有效的處理能力。一個人越能夠具體清楚的掌握客觀情境，越能找出有效的處理方式。但是如何掌握客觀情境，又能找出有效的處理方式，伊里亞斯認為人類的先天需求 (natürliche Bedürfnisse)，表達“本能”的欲望、“情緒爆發”後的“攻擊欲”本能、立即式的、反射性的、不具理性的“肢體暴力”，在西方中古時期佔據了相當的分量。

這些心理情緒發展出來的行為，一般被定義為非理性的行為，一般人很難想像它和了解客觀情境的理性有何關係。然而根據伊里亞斯的看法，“攻擊欲”所影響下的“肢體暴力”，它的確會發展出一種掌握外在事物的能力，也的確會發展出一套對外在客觀情境的了解能力和有效處理的方法。最終也總能



形成一個面對客觀情境的理性和有效處理事物的標準。甚至認為這種行為還會發展出它特有的規範性和準則性，並規範人如何認識世界、如何認識他人，成為一個人面對世界、面對他人準則。

“攻擊欲”的“肢體暴力”，會影響人類認識客觀情境，處理事物的方式。與“攻擊欲”相反的“自我保衛”本能，恐懼“自我保衛”遭受威脅，而主動“自我控制”(Selbstkontrolle)本能的欲望，也會影響人類認識客觀情境，處理事物的方式。“肢體暴力”和“自我控制”在它客觀化後同樣都會有形成價值觀的可能性。

因此，“肢體暴力”與“自我壓抑”的心理情緒，都可以使人類找出人與人互動時的規範準則，這些準則都可以作為判斷的依據，都會成為認識客觀事物的能力，也保證了人類如何引導自己行動的策略。

但是人類的本能欲望，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因為不同時代不同環境的人群制約，會形成不同滿足與表達“本能”(Triebbefriedigung und Triebäußerungen)欲望的行為方式，這些行為方式再逐次地形成行為標準(Verhaltensstandard)，這些行為標準也許不再以“肢體暴力”表達，但同樣具有規範性和準則性，並且這種規範性同樣會規範一個人如何認識世界、如何認識他人。<sup>1</sup>

因為表現“本能”的行為標準，能不能為社會接受，例如“肢體暴力”是中古時期表達“攻擊欲”的主要方式，但等到文明的意義形成後，把“肢體暴力”作為表達“攻擊欲”的主要方式，便不被接受，所以一個社會能不能接受表達“本能”的行為標準(例如攻擊欲)，是經過人群互動在歷史中長期演變出來的。在長期人群互動的過程中，會決定哪些“本能”是社會允許的，哪些“本能”是社會不允許的，它們是在不同的社



會脈絡下演變出來的。“攻擊欲”在中古時期被列為勇敢的象徵，在後來的文明人看來是野蠻行為。然而，不管它被定義為是勇敢，還是野蠻，它都具有了規範性的意義，而且這種規範性的意義，會制約一個人對理性的看法、處理事物的方式，還會制約一個人認識世界、如何認識他人的方式。

因此，對伊里亞斯而言，理性化是人類互動下的發展過程，它是心理發生與社會發生交錯下的結果。

## 二 以“情緒爆發”與“自我壓抑”的心理情緒作為互動的行為方式

### 1 “攻擊欲”的心理情緒

“情緒”(Emotion)是甚麼？它從哪裏來的？伊里亞斯接受了佛洛依德“本我”內有心理能量的解釋，他提出“本能中心”和“情緒之家”(Affekthaushalt)的概念，“它是那些粗野、未經馴化的熱情儲蓄所，充滿能量，這種能量，需要紓解……它沒有邏輯性、沒有道德感。”<sup>2</sup>

因為“本能中心”內儲蓄有能量，有追求發洩滿足(Lustbefriedigung)的需求。但是伊里亞斯不從心理的層次，而是從人與人互動的層次討論這種需求，即重視由“本能中心”的影響而引起的、與人互動的行為方式。

這種根據“本能中心”的需求與別人互動，其能動性以追求發洩與滿足為目的，具體表現出來就是：“攻擊欲”。

因為伊里亞斯認為“本能中心”的能量，沒有邏輯性、沒有道德感，是一些粗野、未經馴化的能量，它需要紓解，“攻擊欲”的心理情緒，基本上，它的欲望只是要發洩、紓解的能



量，它必須有一個外在具體行為的出口，“肢體暴力”(körperliche Gewalt)就是伊里亞斯認為的具體形式。在此，伊里亞斯所謂的情緒不是隱而不現的心理過程，它是“本能中心”的能量發洩，在人與人互動的過程中，因為要求滿足而表現出來的行為。情緒爆發(Affektausbruch)或者跟隨着的具體行為“肢體暴力”(körperliche Gewalt)皆是。伊里亞斯舉出中世紀的例子：

中世紀的社會生活……那時候，搶劫、戰爭、對人和野獸進行追捕……都可以公開地表現出來，對那些有權有勢、彪悍健壯的強者來說，這些活動也是他們的樂趣。……根據一首《武功歌》的解釋，戰爭便是強者衝向敵人扯斷其葡萄蔓、砍去其樹林、破壞其農田、摧毀其城堡、填平其水井、抓住並殺死俘虜……。<sup>3</sup>

在中世紀，這種手持武器時刻準備戰鬥的情形，不僅僅是對於武士，即對上流社會來說也是生活中所不可避免的，即使市民階層的生活也和以後的時期大大不同。在他們的生活中充滿了大大小小的爭鬥，他們的攻擊欲、仇恨和從折磨別人中所得到的快感，也比以後各階段表現的更為赤裸。<sup>4</sup>

“暴力”和“戰爭”不可避免的，每天都會發生……戰士們和戰士生活在一起的一般人也不間斷地被暴力所威脅……戰士們有很大的自由發洩他們的情感，狂野的歡愉，肆無忌憚的享樂，或者對敵人的痛恨。<sup>5</sup>

由於在西方的中世紀，每個人只根據自己的情緒滿足與否，作為主要的生活方式，因此，伊里亞斯認為中世紀的西



會脈絡下演變出來的。“攻擊欲”在中古時期被列為勇敢的象徵，在後來的文明人看來是野蠻行為。然而，不管它被定義為是勇敢，還是野蠻，它都具有了規範性的意義，而且這種規範性的意義，會制約一個人對理性的看法、處理事物的方式，還會制約一個人認識世界、如何認識他人的方式。

因此，對伊里亞斯而言，理性化是人類互動下的發展過程，它是心理發生與社會發生交錯下的結果。

## 二 以“情緒爆發”與“自我壓抑”的心理情緒作為互動的行為方式

### 1 “攻擊欲”的心理情緒

“情緒”(Emotion)是甚麼？它從哪裏來的？伊里亞斯接受了佛洛依德“本我”內有心理能量的解釋，他提出“本能中心”和“情緒之家”(Affekthaushalt)的概念，“它是那些粗野、未經馴化的熱情儲蓄所，充滿能量，這種能量，需要紓解……它沒有邏輯性、沒有道德感。”<sup>2</sup>

因為“本能中心”內儲蓄有能量，有追求發洩滿足(Lustbefriedigung)的需求。但是伊里亞斯不從心理的層次，而是從人與人互動的層次討論這種需求，即重視由“本能中心”的影響而引起的、與人互動的行為方式。

這種根據“本能中心”的需求與別人互動，其能動性以追求發洩與滿足為目的，具體表現出來就是：“攻擊欲”。

因為伊里亞斯認為“本能中心”的能量，沒有邏輯性、沒有道德感，是一些粗野、未經馴化的能量，它需要紓解，“攻擊欲”的心理情緒，基本上，它的欲望只是要發洩、紓解的能



量，它必須有一個外在具體行為的出口，“肢體暴力”(körperliche Gewalt)就是伊里亞斯認為的具體形式。在此，伊里亞斯所謂的情緒不是隱而不現的心理過程，它是“本能中心”的能量發洩，在人與人互動的過程中，因為要求滿足而表現出來的行為。情緒爆發(Affektausbruch)或者跟隨着的具體行為“肢體暴力”(körperliche Gewalt)皆是。伊里亞斯舉出中世紀的例子：

中世紀的社會生活……那時候，搶劫、戰爭、對人和野獸進行追捕……都可以公開地表現出來，對那些有權有勢、彪悍健壯的強者來說，這些活動也是他們的樂趣。……根據一首《武功歌》的解釋，戰爭便是強者衝向敵人扯斷其葡萄蔓、砍去其樹林、破壞其農田、摧毀其城堡、填平其水井、抓住並殺死俘虜……。<sup>3</sup>

在中世紀，這種手持武器時刻準備戰鬥的情形，不僅僅是對於武士，即對上流社會來說也是生活中所不可避免的，即使市民階層的生活也和以後的時期大大不同。在他們的生活中充滿了大大小小的爭鬥，他們的攻擊欲、仇恨和從折磨別人中所得到的快感，也比以後各階段表現的更為赤裸。<sup>4</sup>

“暴力”和“戰爭”不可避免的，每天都會發生……戰士們和戰士生活在一起的一般人也不間斷地被暴力所威脅……戰士們有很大的自由發洩他們的情感，狂野的歡愉，肆無忌憚的享樂，或者對敵人的痛恨。<sup>5</sup>

由於在西方的中世紀，每個人只根據自己的情緒滿足與否，作為主要的生活方式，因此，伊里亞斯認為中世紀的西



方人大多為“本能中心”的發洩與滿足(Lustbefriedigung)的需求所左右。人與人來往的原則完全根據“本能中心”的能量是否紓解而定，而且紓解能量的方式也非常直接，“攻擊欲”、“仇恨”、“折磨別人”，這些情緒發洩都用肢體暴力的方式解決。所以，“暴力”和“戰爭”不可避免地每天都在上演。

## 2 “痛苦”、“恐懼”或愧疚感的心理情緒

相對於發洩“攻擊欲”獲得快感的相反情緒，例如“痛苦”(Gequälten)、“恐懼”(Angstgefühl)或“愧疚感”(Schuldgefühle)的情緒。佛洛依德從追溯人類“痛苦”的原型來解釋“痛苦”的情緒，他說：“此即關於生產的經驗——這種經驗含有痛苦的情感，興奮的發洩以及身體的感覺等，而成為生命有危險時之經驗的原型。”<sup>6</sup>

佛洛依德從心理分析的角度，認為這種情緒和生命有危險之經驗有關，並認為這種情緒是針對以往經驗的重演，佛洛依德認為這是記憶的沉澱物，所以它一方面是人人皆有的早期經驗，另一方面是物種演進過程中的歷史經驗。伊里亞斯顯然接受了佛洛依德的看法。

首先我們先把情緒予以分類，把紓解“攻擊欲”、獲得滿足當作積極情緒，“痛苦”、“恐懼”、“愧疚感”歸類於消極情緒，以方便以下的解說，然後再來說明伊里亞斯以甚麼樣的角度接受佛洛依德對“痛苦”等心理情緒的分析。

首先伊里亞斯提出兩種會引起消極情緒產生的原因。一種是感同身受的“痛苦”或“恐懼”，當一個人被擊敗時，或者折磨別人時，引起自己有一天也會變成被折磨的聯想，這種痛苦來自於感同身受的聯想，它不是立即性的折磨，但是這種感



同身受的聯想，對於別人痛苦的記憶，使他感受到了痛苦或恐懼：

唯一的威脅，唯一的危險，使人感到恐懼的是，在爭鬥時被擊敗……破壞摧殘的樂趣，有時候會因為破壞者發現自己與被折磨的人有着共同之處，而認同被折磨者的痛苦，有時候它以恐懼或愧疚感來表現。<sup>7</sup>

另外一種是對自己弱小低下感到的恐懼，這是對自己本身痛苦的記憶：

“羞恥”和“難堪”(Scham und Peinlichkeit)究其實，它也是不快或恐懼的形式，抑或如一般所說，是對他人優越的恐懼……對自己弱小低下感到恐懼之人，對於這樣的危險既不可以膂力攻擊，亦不可以任何一種其它形式攻擊來直接防止。<sup>8</sup>

伊里亞斯對“恐懼”或“痛苦”等情緒的描述，顯然接受佛洛依德的看法，認為這種情緒和生命有危險的經驗有關，因為無論是感同身受的聯想，或是對自己弱小低下感到的恐懼，兩者都是來自於生命有危險的經驗有關。

所以恐懼或痛苦的情緒，和“肢體暴力”的攻擊欲的情緒不同，它不是“本能中心”釋放出來的能量，而是用已表示知覺危險時所引起的主觀情緒。這種情緒在自身遭遇威脅時感覺特別明顯，而且是根據以往經驗的體會。

由於這種情緒是知覺危險時所引起的主觀情緒，它是一種對經驗的體會，我們根據伊里亞斯對這兩種情緒的描述，“痛苦”和“恐懼”雖然是一種想像的記憶，暫時也許不是事實，



但是害怕它有一天會成為事實，那種發生在別人身上的痛苦或恐懼的聯想，依然鮮明。所以感同身受的情緒雖然不是事實，但別人的“痛苦”和“恐懼”的經驗所帶來的情緒感受，卻與自身的痛苦、恐懼聯想到一起，這種聯想最後形成記憶，尤其在自身遭受危險的時候。

伊里亞斯描述另外一種“痛苦”、“恐懼”的情緒是當下的，是直接面對優勢下的情緒反應，是一種處於完全的弱勢。這種面對極端弱勢下，得知自己只能聽任擺佈，這顯然也是從經驗的記憶中得到的。

這兩種“恐懼”、“痛苦”的情緒類型，一種是想像的，一種是當下的，兩種都是消極的情緒，都是從記憶中來累積其對後果的認識，所以才會“痛苦”、“恐懼”。對於這兩種消極的情緒類型，我們一方面發現到它是經驗的沉澱物，它和危險的知覺有關，其中還有一個重點，痛苦和恐懼不只是心理情緒，它也有表達心理情緒的外在的表達形式。

因為積極類型情緒表達的方式是攻擊、發洩或紓解，一般容易理解它一定會有一個很直接的外在的形式表達情緒；而消極類型的情緒是壓抑、痛苦、恐懼或慚愧等，一般人很少認為這些情緒也有它外在的表達形式，大都覺得它是藏在心裏的內在情緒，不會想像它會有一個外在的表達形式。但是對伊里亞斯而言，壓抑的心理情緒也有屬於它的外在形式，譬如哭、發抖或戰慄。意思是說，當積極表達情緒的方式是直接的、不壓抑的，那麼消極的情緒表達方式也是直接的，即使我們認為消極情緒的特性是以壓抑為主，但它表達壓抑的方式也有它很直接的外在的表達形式。



### 三 以心理情緒作為規範標準及其理性化意義

#### 1 中古時期的“肢體暴力”及其理性化的意義

從以上的描述，我們發現“肢體暴力”是發洩“本能中心”能量的外在形式，而且“肢體暴力”的是否強大，則決定情緒能否獲得紓解或獲得滿足，擁有強大的“肢體暴力”，則較容易獲得紓解，否則被強大的“肢體暴力”侵犯時，則只能聽任宰割。

武士有可能無所顧忌地發洩其感情與激情，有極大的自由盡情享樂，醇酒美人，不厭其多，抑或摧毀和折磨所有之敵人，以解其心頭之恨。然而一旦他被打敗，那他立即就會面臨這樣的危險：處於他人的激怒與暴力之下而束手待斃，所遭受之極端奴役，極端形式的軀體折磨……在一個尚未形成一種牢固而強有力的中央獨佔的社會裏，到處所遇到的本能無拘束性和很高的軀體威脅……這樣的社會結構使得勝利者和自由人發洩本能和情緒的可能性大一些；一個人陷於他人的暴力之中，受到屈辱的可能性也就更容易變為現實。<sup>9</sup>

在這段描述裏，我們發現兩種極端，一種是具能量特質的心理情緒能夠盡情獲得紓解與滿足者，另一種則是無力反擊，任由他人發洩情緒本能者。由兩種極端的後果觀察“肢體暴力”的作用，會發現“肢體暴力”並不是負面意義，它常常和強大的、有力量的形象相連。如果我們再從“肢體暴力”所具有的功能性來看，它可以毫無顧忌地發洩“攻擊欲”的本能欲望以及它可以帶來立即性的特權，譬如享樂和醇酒美人等，那麼“肢體暴力”絕不可能是負面意義。很可能在中古時



期的“肢體暴力”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如此一來，擁有強大的“肢體暴力”成為被追逐的目標，也就不足為奇了。

“攻擊欲”本來是一種能量，是尋求發洩的一種本能。但是這種本能經過“肢體暴力”、以強弱對比的方式客觀化之後，就有一個能不能發揮功能作為它的分野，也就是說面對現實利益競爭時，“肢體暴力”能不能發揮功能，能夠發揮功能，就有無窮盡的享樂和醇酒美人，否則即陷於暴力之中與無窮的屈辱。

因此，發洩“肢體暴力”不是負面的意義，不是被譴責的對象，“肢體暴力”客觀化之後，擁有強大的“肢體暴力”代表着成功與威望：

戰鬥的狂怒對於貴族男子來說在這裏是取得成功和威望的前提。<sup>10</sup>

在以前的武士社會裏，一個人只要強而有力，他就可以施暴，就可以向着四面八方公開發洩自己的情欲情緒。<sup>11</sup>

伊里亞斯注意到在西方中世紀的武士，競相希望自己擁有強大的“肢體暴力”。對於這種現象，我們會很好奇中世紀的人際關係，他們如何建立屬於人與人之間的規範？

關於人的圖像(das Bild, das der Mensch vom Menschen hat)，一個屬於人與人關係如何建立的圖像，也就是說規範人與人之間的規則是如何確立的。對於這個問題，過去的哲學家喜歡作形而上學的討論，社會學家雖然關心以社會學的角度作探討，但他們過度強調社會性，反而忽略人類心理對建立規則所發生的影響。



伊里亞斯發現人類心理“攻擊欲”的本能，對建立關係的規則，也起了一些關鍵性的作用，也就是說“肢體暴力”對人類的理性化也有它一定的作用。然而我們如何解釋“肢體暴力”和文明發展的關係呢？

## 2 “肢體暴力”作為建立規範標準的意義及其理性化

回溯前面的內容，知道一個會讓人害怕或尋找快感的直接手段是“肢體暴力”，一個透過“肢體暴力”具體實現“攻擊欲”的具體能量，他可以獲得成功、威望、女人、財富、發洩本能、發洩情緒、摧毀敵人等，“肢體暴力”的功能，既可發洩本能的情緒能量，又可獲得具體的社會資產，如威望、女人、財富、土地等。因此，在中古社會裏，成功、威望、女人、財富、發洩本能、發洩情緒、摧毀敵人等，都可以作為發洩“攻擊欲”的理由，在這種“攻擊欲”的理由之下，有關人與人的分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之圖像，就顯現出來了。

首先是朋友與敵人的區分，“肢體暴力”是發洩“攻擊欲”的能量，但是它的外在的表現形式必須要有一個時間、一個地點、或針對某一個對象。因此，誰能和另外一個人或一群人，在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或針對同一個對象發動“攻擊欲”，誰就是朋友。一個朋友與敵人的劃分方法出現了，它不一定是預先計劃好的，也不一定是因為共同的嗜好，只因為有共同發動“攻擊欲”的理由，他們就屬於同一個陣線，因此，戰爭之中的朋友感覺特別美好。

戰爭是一件令人感到高興的事，在戰爭中人們互相之間愛的那麼深切。……看到自己人戰鬥的那麼勇敢，眼淚不由得奪眶而出，一種甜蜜的歡樂在心中油然而生，人們感受到了朋友的忠誠可靠。<sup>12</sup>



一個關於人與人關係的圖像，對於朋友和敵人的定義，立基在一個標準，就是誰能夠和自己的“攻擊欲”站在同一戰線上。“攻擊欲”本來是本能中心的能量，現在它成為一種分類的標準。而且，這種分類的標準很清楚：

某人不是朋友便是敵人，某人非善即惡，在那裏人們就是根據這種情緒的黑白圖畫來看待人的，這也是其行為方式的基礎。<sup>13</sup>

因為“攻擊欲”，產生了人類劃分我群與他群的標準，從而“攻擊欲”也產生了是非善惡的標準，凡合於我群的“攻擊欲”是善的，否則即惡，劃分的標準簡單，分類的方式也單純。

今天作為文明人的我們，也許會覺得，被攻擊的人固然悲慘，然而每天攻擊別人，又被別人攻擊，這樣子天天活在“攻擊欲”裏，恐怕也不見得是一件愉快的事。伊里亞斯說：

早在青少年時期，他們就已經受到了戰爭的訓練。當他們成年的時候便被列入騎士的行列，只要他們有足夠的力量，就一直戰鬥下去，直到白髮蒼蒼為止。他們的生命沒有任何其它的作用。住所是一座堡壘，也是一個哨所，既可用於進攻，也可用於防禦；如果他們碰巧生活在太平時期，那麼至少需要對於戰爭的幻想。他們在競技場上大顯身手，這種競技與真實的戰鬥往往並沒有多少差別。<sup>14</sup>

“攻擊欲”本來是“本能中心”的能量，“肢體暴力”(körperliche Gewalt)是紓解心理情緒的外在形式，但這也並不



必然意味着一個人終其一生都必須生活在“攻擊欲”中。但是現在的“攻擊欲”已經形成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它不只是一種心理情緒，它也是一種社會分類的標準，“攻擊欲”不再只為發洩心理能量而服務，它也成為一種劃分的標準，劃分敵我、劃分善惡。因此，“攻擊欲”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價值觀。

中世紀的社會生活，搶劫、戰爭、對人和野獸進行追捕，所有這一切屬於生活之所必須，可以公開地表現出來。對那些有權有勢、彪悍健壯者來說，這些活動也是他們的生活樂趣。……他的一生是在搶劫、毀壞寺院與教堂、襲擊朝山進香者和壓迫孤兒寡婦中度過的，……連年不斷的戰爭，各種各樣危險的暴徒對於城市和鄉村持續不斷的騷擾。<sup>15</sup>

搶劫、對人和野獸進行追捕、毀壞寺院教堂、襲擊香客與孤兒寡婦、騷擾鄉村城市等，在今天來看，不只是野蠻，簡直不人道到極點，但是對於把“攻擊欲”作為一種價值觀的騎士來說，它象徵的是勇敢與樂趣，象徵着朋友敵人的分類。根據這些分類，他可以有效的、有系統有組織的來認識外在客觀的世界。

對於人類而言，尋找一個規則，認識自己或認識別人，並給外在世界一個有系統的劃分，是人類認識這個世界的方法。

“攻擊欲”是人類的本能，也變成人類最初認識世界的方法，伊里亞斯認為人類認識世界的方法，不可能是形上學式的，認識世界的方法，最有可能的便是根據人類對自己的經驗，發展出一個認識世界的能力。



伊里亞斯的的確確發現有一種心理能量，一種原本只是爲了紓解“本能中心”的能量，但是這種心理能量一旦客觀化（心理發生的過程），它就成爲一個可以溝通的標準，化成一種價值觀，成爲生活準則的依據。這種依據，劃分我群他群、劃分善惡（這是社會發生），使“攻擊欲”也變成了一種系統分類外界事物的依據，它變成一種認識世界的方法。

當搶劫、追捕人或野獸、毀壞寺院教堂等，是代表一種社會的價值觀，是一種劃分社會分類的標準，“攻擊欲”就不再只爲發洩心理能量而服務，它也成爲一種行爲規範，與人不人道無關。黑暗社會是現代人給它加上去的。伊里亞斯認爲如果没有屬於那個階段、那個時代的認識特點，也不會產生後來的所謂文明的現代西方人。文明是一個連續體，有傳承、有起伏。

以今天的文明眼光，因爲“攻擊欲”所具有的特性，就把它說成是野蠻、不理性的行爲，顯然並不實際。因爲對中古時代的人來說，強大的“攻擊欲”所帶來的社會象徵意義，它是在客觀化的結果下形成的，意思是說一旦強大的“肢體暴力”客觀化之後，它可以形成一個溝通的標準，這種溝通的標準便成爲一種價值觀，成爲生活準則的依據。這種依據，變成了一種系統分類外界事物的憑藉，既劃分我群他群、劃分善惡、劃分勇敢與懦弱、成功與失敗等。因此，透過“肢體暴力”的強弱，使中古社會的人有了如何認識世界的方法。這一種方法，使他們找出人與人互動時的規範準則，這些準則可以作爲判斷的依據，它是認識客觀事物的能力，也保證了人類如何引導自己行動的策略。



### 3 在“肢體暴力”作為優勢價值觀下的恐懼的意義

釋放“攻擊欲”的強大“肢體暴力”，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它代表社會成就、功名、財富、階級的劃分標準，甚至作為價值判斷、敵我劃分、善惡的劃分、勇敢與懦弱判斷的標準，也就是說它成為認知一切外在事物的客觀指標。同樣的與釋放“攻擊欲”相反的“自我壓抑”所表達的形式“發抖”、“戰慄”等恐懼的心理反應，它們被如何看待？它們又會帶來甚麼樣的社會意義？

我們討論過“攻擊欲”成為客觀的標準時，它就是一個可以溝通的標準，可以化成一種價值觀。而且這種價值觀的形成，是根據本身所具有的實際效果。譬如強大的“肢體暴力”的實際效果是社會成就、功名、財富，由於它能帶來的實際效果，一些不會帶來實際效果的心理情緒，“恐懼”、“害怕”便成為弱者的代名詞，也是強者所不屑的心理反應。

因此，在當時社會的價值觀是強者的價值觀，在現實的經驗事實是“恐懼”、“害怕”的弱者命運被擁有“肢體暴力”的強者所決定。也就是說“恐懼”、“害怕”等被冠以弱者的形象，而懦弱、失敗、無能等，也被冠以一種負面的意義。但是因為懦弱、失敗可以反襯自己的成功；而且成功必須透過反襯的效果，才能表達出強勢的社會地位，所以觀賞“發抖”、“戰慄”常常成為強者的嗜好：

十六世紀的巴黎，每逢慶祝施洗約翰節的時候，總要活活燒死一二十隻貓。這一慶祝方式是很有名的。民眾們歡聚一堂，奏起節日的樂曲，在一支架下堆起一個大大的木材垛，然後人們把裝在布袋或籃子裏的貓掛在支架上，布袋開始燃燒，貓紛紛落在火柴堆上，而人們則因為聽到它們咪咪慘叫而感到高興……。<sup>16</sup>



伊里亞斯認為，中世紀把觀賞弱者的恐懼感當作是一種賞心悅目的價值觀，連繪畫中所表達的內容也與此有關：

在戰神的星座下，騎士們正在襲擊一個村莊，畫面的前部，一個僱傭兵將一個農民殺死在地上。右邊很可能是一個小小的禮拜堂，有一個人在裏面被殺死了，他的東西被搶走了……一個農民正想跨過籬笆逃跑，但是一個騎在馬上的騎士拉住了他掀起的衣角。一個農民的妻子伸着雙手叫喊着，……一個騎兵使勁抽打想要攔阻他的一個農婦。許多農民擠在山坡上的教堂裏，它們從窗口伸出一張張恐懼的臉。<sup>17</sup>

在中古的社會裏，一套強者的價值觀帶來的不只是現實利益，從這種現實利益裏使他們也獲得了安身立命的準則，中古時，人們所急於擺脫的就是弱者的形象，生怕不小心沾染上弱者的形象，厄運便緊追不捨。

但是人類共同的命運——死亡卻是每個人所必須面對的，面對死亡的恐懼，面對生、老、病、死的天敵，並不因為擁有強大的“肢體暴力”，就能夠得到豁免。根據伊里亞斯的看法，一旦一個客觀化的標準形成，“肢體暴力”所形成的強者的價值觀，它就有擴充解釋的可能性，強者的價值觀，會反向來改變“本能”的特性。所以面對死亡而“恐懼”死亡，這是每一個人皆有的“本能”，然而一個客觀化所形成的強者的價值觀，會有改變“恐懼”死亡、這種“本能”的可能性，強者的價值觀，凌駕“本能”的特性，“肢體暴力”由發洩“攻擊欲”本能，而形成的具客觀性的強者價值觀，改變形塑原來害怕死亡的這種“本能”。



因為一個可以溝通的強弱的標準，已經以一種價值觀來展現，這種價值觀就會規範一個人對強弱的認識，並促使一個自認是強者的人，必須改變本身所有涉及弱者形象的特徵。“害怕”是一種弱者的特質，“害怕”死亡的人代表的自然就是弱者，由此，一個戰勝死亡的價值觀便應運而生。

中古時期，他們給予怕死的人一個懦夫的稱呼，給予能夠戰勝死亡的人一個勇士的稱呼，由此可見。他們特別重視敢於向死亡挑戰的人。

中古時期充滿了戰勝“恐懼死亡”的歌頌。

我們知道死亡定會來臨，  
卻無法預料自己的未來。  
儘管死亡像小偷那樣悄悄走來，  
將痛苦和愛情分開，  
但你必須充滿信心，  
毫不畏懼。  
倘若你怕死，  
你就不會贏得歡樂。<sup>18</sup>

“攻擊欲”在這裏已經具有社會意義，由它帶來的戰利品，帶來的快感，表現“攻擊欲”的“肢體暴力”的強大，不只是一種心理能量的發洩，也不僅僅止於為了戰利品，“攻擊欲”的標準所帶來的我群認同、價值認同，已經不單單是一個心理能量的發洩所能解釋的，它的社會意義，遠遠超過了發洩心理能量的意義。



#### 4 “痛苦”、“恐懼”或愧疚感及其理性化的意義

前面我們已經具體說明“攻擊欲”的客觀性意義，以及強者價值觀對弱者命運的強勢姿態。不過這些描述還是單向的，只針對具有強大的“肢體暴力”的優勢者。事實上，在經驗事實裏，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保證他可以擁有永遠的、絕對優勢的“肢體暴力”，所謂“肢體暴力”的優勢，也只是相對的。每一個想要發洩“攻擊欲”本能的人，都有一種經驗，曾經害怕要面對相對的或絕對優勢的“肢體暴力”，或者來自於一種聯想，害怕被更強大的“肢體暴力”攻擊。

不管是面對絕對優勢的“肢體暴力”、還是相對優勢的“肢體暴力”，或者是來自於一種聯想，害怕被更強大的“肢體暴力”攻擊的想像，這些恐懼、或由聯想產生的感同身受的恐懼，其實都是害怕聽任擺佈的命運。

“攻擊欲”是想要紓解能量的“本能”，但是人類還有另外一種“本能”，一種“自我保衛”的本能。當“痛苦”和“恐懼”的原因是害怕必須聽任擺佈的命運，也就是說害怕被折磨，害怕聽任擺佈，就是代表因為害怕“自我保衛”的本能受到威脅，在伊里亞斯來看，所謂“自我保衛”的本能受到威脅，就是具體的、生活經驗裏的生命財產受到威脅的意思。

伊里亞斯通常會一起談論恐懼的心理情緒和生存威脅。

在一個簡單的自然經濟為主的武士社會的鄉間小路的狀況：坎坷不平，沒有任何鋪設，為風雨所剝蝕。來往交通，除了少數例外，極為稀少。這裏人對人構成了最主要的危險，隨時都會有武士抑或強盜的襲擊。

人若外出走路，首先是要環顧四周，張望一下樹林和山丘，看看沿路的情景，因他時刻要提防着，有人會



手執武器，突然而至，進行攻擊。這一社會的路上行人，要時刻準備生死搏鬥，對抗外來的體力暴力的攻擊，以捍衛自己的生命財產。<sup>19</sup>

這種摧殘破壞的樂趣有時候會因為破壞者突然發現自己與被折磨的人有着共同之處而變為一種特別的憐憫。這肯定也是由於生存始終受到威脅而產生的恐懼和負疚情感的一種表露。<sup>20</sup>

雖然擁有“肢體暴力”可以帶來立即性的實際利益，但是沒有誰可以保證自己可以永遠擁有強過所有人的“肢體暴力”，在這種情形下，每一個人都有機會面對恐懼“自我保衛”的本能受到威脅，所以當發洩“攻擊欲”的同時，就得要思考一下，自己能不能敵得過對方的“肢體暴力”。一個思考自我反思的過程，就需要“自我壓抑”，伊里亞斯說只有當恐懼“自我保衛”受到威脅時，才可能壓抑紓解“攻擊欲”的欲望。恐懼的心理情緒，固然常常和生存威脅擺在一起談，“自我壓抑”也是常常和受到威脅的“自我保衛”擺在一起談的。

在中世紀的武士社會裏，抑或在分工不夠細密、對體力暴力沒有牢固管理的社會裏，並非完全沒有任何種類的自我控制。自我控制的心理機制，自控、良心，不管其稱為甚麼，在這樣一個武士社會裏，只是直接在體力暴力的背景下加以培養，加以強制，加以維持，……對個人來說，決定性的危險並非來自自我調節的失靈，亦非來自自我控制的放鬆，而是來自外界的直接的體力暴力的威嚇。<sup>21</sup>



恐懼的心理情緒來自於“自我保衛”的本能受到威脅，“恐懼”“自我保衛”受到威脅，一個考慮“自我壓抑”的可能性出現，這是因為恐懼而不得不壓抑的一個面向，另外一方面“恐懼”“自我保衛”受到威脅主因是來自於“肢體暴力”的施暴。這時候伊里亞斯開始討論“自我控制”(Selbstkontrolle)為甚麼會成為可能，他發現到“自我控制”通常是在害怕“肢體暴力”的施暴下培養出來的。

因為發動“攻擊欲”不能保證每一次的本能欲望都能達到滿足，恐懼“自我保衛”遭受威脅，而控制(Selbstkontrolle)本能的欲望，就使為了“自我保衛”的“自我控制”成為相對於“攻擊欲”的另外一種行為。

於是，相對於無限制的“情緒爆發”、“肢體暴力”、“攻擊欲”的同時，壓抑自己的“情緒爆發”、壓抑自己的“肢體暴力”、壓抑自己的“攻擊欲”的“自我壓抑”、“自我控制”的互動行為出現了，它取代了面對“攻擊欲”的“恐懼”與“害怕”，開始“自我壓抑”以便尋找“自我保衛”的可能性。

對伊里亞斯而言，恐懼一方面表示正在面對一個強大的“肢體暴力”，在強大的“肢體暴力”的威脅下，恐懼的一方立即意識到即將面對的失敗，為了使失敗所面臨的後果減至最低，自我控制的放棄本能的企圖或欲望(Triebverzicht)，不失為一個理性的選擇。中國人有一句古諺“好漢不吃眼前虧”，是一句非常具有理性選擇的觀點。

“攻擊欲”經由它的客觀化，會帶來一定的社會象徵意義和價值觀等，同樣的，“自我壓抑”、“壓抑本能”，也可以計算自己成敗的機率，“自我壓抑”不代表永遠的失敗，反而可以更準確的計算成功的機率。如果“攻擊欲”帶來的實際成效，可以有效地計算成敗的機率，那麼透過“自我壓抑”也可

以計算成敗的機率。“肢體暴力”能夠有效的處理，是一種理性；“自我壓抑”也能夠有效的處理能力，也是一種理性。這種理性也可以使他們找出人與人互動時的規範準則，這些準則也可以作為判斷的依據，它也是認識客觀事物的能力，也可以保證人類如何引導自己行動的策略，使中古社會的人有了如何認識世界的方法。

#### 四 結論

伊里亞斯研究人類理性化的發展，他直接研究經驗事實，再從經驗事實裏發掘人類如何解決問題的能力，以一種掌握外在事物的能力，對外在客觀情境的了解和有效的處理能力，來解釋理性。但是從經驗事實的研究中，他發現掌握外在事物的能力，常隨客觀環境的改變而產生變化，因此，理性也是一種變遷和一種動態的變化，它不可能一成不變。

由於理性是掌握外在事物的能力，是對外在客觀情境的了解和有效的處理方法，所以理性常常也是具有有效性的意義。為了達成有效性，在經驗事實裏，它的確制約每一個人必須試着矯正每一個階段不合適的行為，並嘗試給予一個適切的處理方法。但是說得明白一點，所謂有效性，必須以能夠符合共同認定的標準為標準，這時候，一個客觀的標準如何形成便成為我們的重點。

伊里亞斯特別重視人與人之間的行為客觀化後所形成的客觀標準，因為客觀化之後，才能形成標準，才能據以組織分類，使互動產生依據，有效性才得以成立。所以理性化和客觀化有密切的關係，又和有效性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它會形成一個面對客觀情境的理性和認識客觀情境的標準。它最後是一種



價值觀、一種判斷的依據，一種引導一個人行動的策略。但是，又是甚麼原因會刺激客觀標準產生改變呢？

伊里亞斯討論文明的發展，客觀的標準固然是他的重點，嚴格說起來，伊里亞斯更關心理性化的過程，一個客觀標準改變的過程或是發展的過程，也就是說是些甚麼原因引起了變化(Veränderung)？或者是些甚麼原因引發了發展(Entwicklung)？換一句說法是，甚麼原因會刺激新的客觀標準的發生，又是甚麼原因會刺激新的客觀標準的產生？

討論到社會變遷的原因，伊里亞斯再度把研究重心擺在經驗事實的觀察上，他發現雖然一個客觀標準的形成極為重要，但是人類的心理卻是刺激形成客觀標準的引爆點。他特別發現到人類之所以肯被動地改變自己或主動地自我改變，都是來自於人類本身即具的心理情緒，譬如“攻擊欲”、“恐懼”、“害怕”、“自我保衛”等本能的情緒，這些心理情緒使得人類被動地、或主動地情願把自己的習慣改變，當這些由心理情緒引發的改變被客觀化後，可以根據客觀化開始分類的時候，也就形成了一個新的有效性，一個可以分類的客觀標準於是形成。“肢體暴力”就是一個例子，它本來是發洩“攻擊欲”的情緒，最後卻成為一種規範標準，然後再根據這個規範標準而開始分類。

同樣地，另外一種心理情緒“恐懼”、“害怕”也以同樣的方式引發每一個人樂於改變自己的習慣，使“自我壓抑”成為另外一種規範標準，相對於“肢體暴力”，它也促使人類找出互動時的規範準則，並根據這個規範準則而進行分類。“攻擊欲”的情緒會引發一種規範標準的形成，“恐懼”、“害怕”的心理情緒，也會引發另外一種規範標準，這其中的連接點，伊里亞斯認為人類的另外一種本能“自我保衛”的本能，從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



學習“自我壓抑”，並在“自我壓抑”中學習尋找一個可以互動的準則，這是在“肢體暴力”的衝突和“恐懼”、“害怕”等心理情緒交互影響下形成的。人類只有在生存遭受威脅時，才會考慮“自我壓抑”，而一些改變、一些進程就在人類恐懼、遭受生命財產的威脅下才肯“自我壓抑”，“攻擊欲”的情緒才會慢慢地“自我壓抑”。

“肢體暴力”、“攻擊欲”在一種概念性的思考範圍裏，屬於非理性的情緒行為，它不可能作為指導人類行為的準則。

伊里亞斯經過實證的考察，發現“肢體暴力”、“攻擊欲”在人類理性的發展過程裏，曾經是一種掌握外在事物的能力，曾經是一種對外在客觀情境的了解和有效的處理方式。因此，伊里亞斯認為人類的先天需求 (*natürliche Bedürfnisse*)，表達“本能”的欲望、“情緒爆發”後的“攻擊欲”本能、立即式的、反射性的、不具理性的“肢體暴力”，它也會幫助人類發展出一種掌握外在事物的能力，對外在客觀情境的了解能力和有效處理的能力，最終總能形成一個面對客觀情境的理性和有效處理事物的標準。甚至這種行為還會發展出它特有的規範性和準則性，並規範人如何認識世界、如何認識他人，成為一個人面對世界、面對他人的準則。

假若在情緒爆發後的“肢體暴力”，會發展出一種掌握外在事物的能力，一套對外在客觀情境的了解能力和有效處理的能力，“自我控制”也會發展出同樣的效果。“肢體暴力”在它客觀化後會形成價值觀，“自我控制”的意義在它客觀化後，也會形成一種價值觀。

所以經過“恐懼”與“害怕”，不得不“自我壓抑”的心理情緒，也可以使人類找出人與人互動時的規範準則，這些準則也可以作為判斷的依據，也會成為認識客觀事物的能力，也保證了人類如何引導自己行動的策略。



但是人類的本能欲望，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因為不同時代不同環境的人群制約，會形成不同滿足與表達“本能”(Triebbefriedigung und Triebäußerungen)欲望的行爲方式，這些行爲方式再逐次的形成行爲標準(Verhaltensstandard)，這些行爲標準，也許不再以“肢體暴力”表達，而同樣具有規範性和準則性。並且，這種規範性同樣會規範一個人如何認識世界、如何認識他人。<sup>22</sup>

表現“本能”的行爲標準，能不能為社會接受，例如“肢體暴力”是中古時期表達“攻擊欲”的主要方式，但等到文明的意義形成後，把“肢體暴力”作為表達“攻擊欲”的主要方式，便不被接受。所以，一個社會能不能接受的表達“本能”的行爲標準(例如攻擊欲)，都是經過人群互動在歷史中長期演變出來的，在長期人群互動的過程中，會決定哪些“本能”，是社會允許的，哪些“本能”是社會不允許的，是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下演變出來的。“攻擊欲”在中古時期被列為勇敢的象徵，在後來的文明人來看是野蠻行爲。然而，不管它被定義為是勇敢，還是野蠻，它都具有了規範性的意義，而且這種規範性的意義，會制約一個人對理性的看法、處理事物的方式，還會制約一個人認識世界、如何認識他人的方法。

因此，對伊里亞斯而言，理性化是人類互動下的發展過程，它是心理發生與社會發生交錯下的結果。

## 注釋

- 1 Norbert Elias, *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Soziogenetische und Psychogenetische Untersuchungen*, Band I (Frankfurt/M.: Suhrkamp, 1976), 245–283；中譯本諾貝特·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



- 心理起源的研究》(上), 王佩莉譯(北京: 三聯書店, 1998), 280–312。
- Norbert Elias, *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Soziogenetische und Psychogenetische Untersuchungen*, Band II (Frankfurt/M.: Suhrkamp, 1976), 312–336, 369–396; 中譯本諾貝特·埃利亞斯, 《文明的進程: 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下), 袁志英譯(北京: 三聯書店, 1999), 251–269, 294–316。
- 2 Reinhard Blomert, *Psyche und Zivilisation. Zur Theoretischen Konstruktion bei Norbert Elias* (Münster: Lit, 1989), 10.
  - 3 Elias, *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Band I, 266–267; 中譯本(上), 297–298。
  - 4 同上注, 273; 中譯本(上), 304。
  - 5 Elias, *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Band II, 322–323; 中譯本(下), 258–259。
  - 6 Sigmund Freud, *Studienausgabe 1,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Neue Folge der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en in die Psychoanalyse* (Frankfurt/M.: Fischer, 1982), 383; 中譯本佛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論, 精神分析新論》(台北: 志文出版社, 1994再版), 373。
  - 7 Elias, *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Band I, 269; 中譯本(上), 300。
  - 8 Elias, *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Band II, 397; 中譯本(下), 316。
  - 9 同上注, 322–323; 中譯本(下), 258–259。
  - 10 同上注, 382; 中譯本(下), 305。
  - 11 同上注, 329; 中譯本(下), 263。
  - 12 Elias, *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Band I, 270–271; 中譯本(上), 301。
  - 13 同上注, 373; 中譯本(下), 297。
  - 14 Elias, *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Band I, 270–271; 中譯本(上), 300–301。
  - 15 同上注, 266–271; 中譯本(上), 297–301。
  - 16 同上注, 281; 中譯本(上), 311。
  - 17 同上注, 292–293, 中譯本(上), 321。
  - 18 同上注, 272; 中譯本(上), 303。
  - 19 Elias, *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Band II, 318; 中譯本(下), 255。
  - 20 Elias, *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Band I, 269; 中譯本(上), 300。
  - 21 Elias, *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Band II, 326; 中譯本(下), 261。
  - 22 同注1。

